

在今日之國際情勢下，決不「通」。(頁三七)
他的主張是：

「真正團結民族之方法，是各民族平等的聯合，所謂民族平等的真義，是政治上「比例的平等，」文化經濟上「發展機會之平等。」誠如是在各民族間壓迫既不可能，生存上相依成爲必要，經濟之自然滲通，文化上之自然交流，如是必能造成鞏固之團結，而釀出充實而嶄新的文明。非然者，記者竊恐中國今後民族之大分裂，爲期不遠也。」(頁三八)

「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記者以爲應該以平等基礎整理民族關係，以大公無私，不偏不袒的方法，整頓軍事政治關係。」(頁一五七)

這種見地，作者所辛勤獲得的活的資料，實無處不證實其有獨特的價值。

『西北』這個名詞，最初是見於元史；元史的地理志，有一篇西北地附錄。關於牠所包括的範圍，自來各人有各人的說法，有的偏重於西，連西藏也包括在內，有的偏重於北，連黑龍江也稱爲西北，但在今日合理

地說起來，所謂西北的範圍，應該是包括新疆、青海、甘肅、甯夏、陝西及綏遠六省區，殆無疑義。長江君足跡止於敦煌，沒有機會到真正位在西北角上的新疆去，把那裏的實際情形，做些動人的報告，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但是他對於新疆和內地的關係，却也有扼要的敘述足資我們猛省。他說：

「新疆和內地的關係，本來已經不絕如縷。我們在這地方負責的人們，似乎還惟恐其不早日打斷這一縷情絲。新疆到內地的商人，現在比從前少得多，而且輸入的也沒有重要的貨物，只限於消費用的葡萄、西瓜之類，因為新疆重要出產，盡歸蘇聯，到中國內地的是蘇聯不要的東西……怎樣用方法聯絡新疆商人使其內向，當爲目前西北的急務，然而我們的稅收機關對於新疆來的商人，除正稅之外，還要多方留難，多方壓迫，甚至死人棺材經過，也非出賄賂不能通行，一定要用鐵鉤伸進棺材去，

文化建設月刊

文化建設月刊在本年一月要出一個

把死尸鉤得亂七八糟，才算厭惡。(頁二二七)

「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葡萄入漢家」的唐人詩句，經他這一註釋，是含有現代宋鈞沈痛之感的了。

此外，他告訴我們，西北一帶，並不如想像中的荒涼，那裏是「沃野正多，宜於人類生活之地區甚廣。」(頁七〇)只緣政治黑暗，經濟破產，民族關係沒有妥善的處置，纔造成許多悲慘的事實。對峙着的「從現狀中以求改進」與「推翻現狀以求進展」的兩種政治勢力，誰要是對實際問題，即他書中所列舉的淒慘的社會現象，有解決的辦法，誰便是最後的勝利者。

這樣一部內容豐富切實的書，我覺得，我們不能視之爲普通的遊記，凡是留心西北角的人是都應該一讀的。

黎寧

書評約持時，我本想藉機會貢獻一點讀書

的收穫；無奈歲月駸駸，自己實在沒有讀了什麼書，即使讀過的，又不見得值得介紹和批評，自己想來是很內愧的，因為十分對不起『時間』這法寶也。但轉而一想，文化建設在過去一年內總算和我發生了密切關係，由長期的讀者而成寫稿者——雖然那些東西只配填充空白！——於是我便想到：爲什麼不可批評他一下？於是就決定寫這一篇題目。

無疑的，在沙漠似的中國思想界叫喊出一聲『文化建設』的口號，自然是很惹人注視的；自五四後的人生觀的論戰發生以來，這一次可以說是唯一像樣的文化推進運動。自民國十五年以迄廿二、三年的將近十年間，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活動，幾於等同空白，起初呢，是北伐革命的實際行動代替了思想活動，後來呢，則整個的是稗販馬克斯主義文化和生吞活剝的蘇俄文化。一般青年人雖大都沉浸於此中，但我敢斷定，對於中國文化本身的推闡一方面，除去

介紹一些思維的方法以外，可以說絕沒有系統的建設。信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所云：『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是消失了。』

我們寧願信一般公式主義者的機械的中國社會史論，却決不肯深入自己的社會中去沉潛觀察一回，以期用科學的方法、實驗的精神把握客觀的真實。好像一個留學生回國就吹噓倫敦的月亮比中國也亮一般，凡是別人說的都盲目地崇奉着，公式主義統制了一切，這真也可算『沒有了中國人！』也許我所知道的太淺薄吧，以平均來說，全國中學生的歷史知識，自民國二十年以後的水準，低落得十分可驚，而却滿口的唯物史觀，和辯證法，試問對於本身的過去發展沒有絲毫認識的人，而冒然講什麼主義甚至出之以行動，這該是多麼危險的狀態！以此，我們認爲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豈只在將來文化方面，有着莫大的意義，即站在以『科學化運動檢討過去』一點來說，也實在是目前切要之圖。我總以爲在我

們對於過去的社會和文化沒有充分的認識之前而冒昧的從事於學習皮毛，乃是民族莫大的危機。文化建設宣言所提出的『選擇吸收』問題，雖近於老生常談，却是我們目前最重要的治療法。

果然，在一十宣言以後，立即惹起幾百萬字的反響，不論贊成與否，但我們可斷定這事已頗爲人所注視，不似一個沙漠上沒有回聲的空喊了。而且，這也是爲我們自身文化『建設』問題的第一次論爭，我們說他有書時代的意義，絲毫不算諛辭吧！

文化建設正是體現上述意義，爲清算過去建設未來文化而產生的一個刊物。

在第一卷的十二期中，他很顯然地表現着一種『文化建設』的特質，在闡明中國文化的本質及何謂中國本位這些問題上，他都有着極精當的文字，尤其是第五期以後，已竟完全走入理論建設的路，而不從事於空喊，如像李建芳先生的『中國文化發展之特徵』，樊仲雲先生的『由文化發

達史論中國文化建設，』都是內容極充實的文字，爲讀者不能輕輕放過的。又如第八期的檢討五四運動的評價，也是尋求近代文化脈絡的很重要的題目（不過葉青先生的文字總有點生硬，不能徹底通俗化，是一憾事！）而第十期上的陳高儲先生『中國思想史上的方法論爭』與十一期的『中國文化與宗教』都是內容極充實的文字，我在讀後曾感到十二分滿足的。

只有理論才能克服理論，我們固然不贊成人云亦云的作應聲虫，同時也不贊成焚詩書以愚黔首的辦法。自種種外來思潮蠻橫地占領了中國思想界以來，我們政府有時只有用行動來統治，而不知這正是爲淵驅魚的愚策。一個人當苦悶之極的當兒，自然會擇一條光明的道路走，只要我們有光明便好。文化建設雖然沒有充分盡了這種批判與創造的使命，但總算是一點燬火了，引起大家研究與認識的興趣，因而去掉盲從與胡塗的毛病，此其功還在小嗎？

還有第一卷中附帶發表的文化建設協會讀書競進會的辦法，也曾鼓動起許多大中學的讀書風氣，這種間接的收穫，其造福於文化者，也不在小。可惜這個事現在漸消沉了，我們覺得讀書雖是迂遠的救國方策，但在如今，找切近的方法而適宜於沒有常識的青年，者仍是無有，則是此種運動，殊有廢績之必要！

在第二卷中，我們覺得關於建設文化的理論少了，但在舊文化的具體研究和檢討的東西却增加了，同時，對於國際現勢的文字也比先多了，而徵文的辦法，尤引起一般讀者興趣。至於對中國目前問題的討論，如像最近的人民陣線問題，遠一點的憲政問題、華北經濟問題、非常時期的經濟問題、民族復興問題、農村問題及貨幣問題等，都曾作爲每一期中心而發刊。此中不少深入淺出的具有清楚條理與新穎趣味的文字，如像『人民陣綫論』、『中國的地方制度與統一問題』、『華北經濟之現狀及其危

機』……等篇，都曾引起我莫大的興趣。還有一點值得稱揚的，便是中日種種問題的具體討論，如『日俄關係與中國目前的危機』以及其餘關於非常時期的金融經濟的文字等；而像第七期中張式尊先生的『大戰前夜話戰爭』那樣的趣味盎然之作，恐怕更是任何人都會感到喜歡的。

第七期所揭曉的兩篇徵文也很好，我們很欣幸於今日的青年學者能有這樣縝密的頭腦和勤刻的工夫。

在起初本有着『問題、人物、趣味』這一欄的，這好比大飯店裏的應時小賣，倒也很有趣，而且也實在有過許多很有味的文章。對於這個刊物的議論文字，我自是『無間然』的，但是空氣稍較沈悶的毛病，我也不願意爲他諱飾，雖則這是一般學術刊物的共通現象，但我總以爲沾一些通俗化的意味會好一些，因爲這樣可以使它的銷路格外大些，影響也格外普遍些。上述一欄頗具有這一種的作用，因此我認爲是應當極

力發揮的，不知爲什麼後來竟沒有了？也許是選稿難之故吧？還有第一卷中的『科學知識』欄也很有意思，尤其是關於國防的專門知識，現在一般青年人望之如渴，不知以後能再增加而擴充否？

第三卷出版以來，我們覺得比第二卷的編排是活潑了，每期的關於中日問題的文字都吸引住我，在國內刊物上能那麼有系統地敘述的文字，（像樊仲雲先生的『中日關係圖解』、『綏遠戰爭與國際現勢』、『論統一戰綫與目前之中日關係』等）

還很少見，而充分利用圖表，使深刻文章通俗化一點，尤見出編者的苦心。還有一篇文章值得格外注意的，那就是最近出版一期上的『論中國共產黨與其最近的轉變』一文，在這個聯合陣綫高唱之際，希望每一個青年人都讀一下，以便知道共產黨在幾年中的錯誤到了如何可笑的程度。李先生的文章不單道理清晰，而且富有感情，有如一篇文學作品，這是最合讀者脾胃的，與樊仲雲先生的清楚明快的論文，同爲我所敬佩的作品！

每一年終的全年總結算，這是有着很大功績的勞作。今年的幾篇，如像內政外交等，尤其精審異常，可惜在文學方面竟沒有，頗稱憾事！至於圖畫方面，好像仍照第一卷那樣豐富些能夠引人趣味。（但最近所印的『察綏地圖』也很好，但如能插一點國內時事的照像不更有趣嗎？）

最後，我還要求添一個文藝小品欄，如像以前的申報月刊似的，想來這也是一般人所希望的，但不知能實現否？

本刊緊要啓事

本刊此次發起新書推選運動，既蒙各地讀者投票推選，復承海內作家爲文評述，無任感

謝，惟關於民國二十五年度佳作之推選，續密審查，尙需時日，決於下期在本刊發表。